

## 第二章 北埔地區的開發

慈天宮為北埔地區最重要的廟宇，介紹慈天宮之前，應對北埔地區之自然環境與人文背景有所了解。

### 第一節 北埔地區的自然環境

北埔鄉(見圖 2-1)隸屬於新竹縣，位於縣之東南方，距離縣治所在竹北市及省轄市新竹市均約 20 公里，下轄南興、北埔、南埔、埔尾、大湖、水磧、大林、大坪、南坑等 9 村。

北埔鄉東臨竹東鎮，西接峨眉鄉，北鄰寶山鄉，南至五指山區與五峰鄉毗鄰，西南與苗栗縣南庄鄉相連。東西寬約 6 公里，南北長約 13 公里，形狀呈長方形，總面積 50.6676 平方公里。

北埔鄉的地形以山地及丘陵為主，河谷平原和河階台地所佔面積不大。全鄉地勢由東南方之鵝公髻山(1579 公尺)及五指山(1061 公尺)往西北緩降，至西側峨眉溪河谷(約 75 公尺)，二者落差達 1285 公尺。東側以大窩山、四坪寮山、二寮山等 200 餘公尺高之丘陵與竹東鎮為界，此處鄉界地名「分水龍」，即表示著其「頭前溪流域」與「中港溪流域」之分水嶺。北側以面盆寮山、十二寮山等 200 餘公尺高之丘陵與寶山鄉為界。西側以峨眉溪河谷與峨眉鄉形成一帶狀河谷平原。南側則以高聳之鵝公髻山、五指山與五峰鄉、苗栗縣南庄鄉為界。因其樹狀溪流之切割而形成北埔、南埔為中心之二大台地與平原，海拔高度介於 90 至 150 公尺之間，地勢較平坦，土質肥沃、灌溉水源豐沛，故早在隘墾初期就已被開發成農田，本鄉人口亦多聚居於此，北埔地區的開拓亦在此中心向四週輻射發展。

圖 2-1 北埔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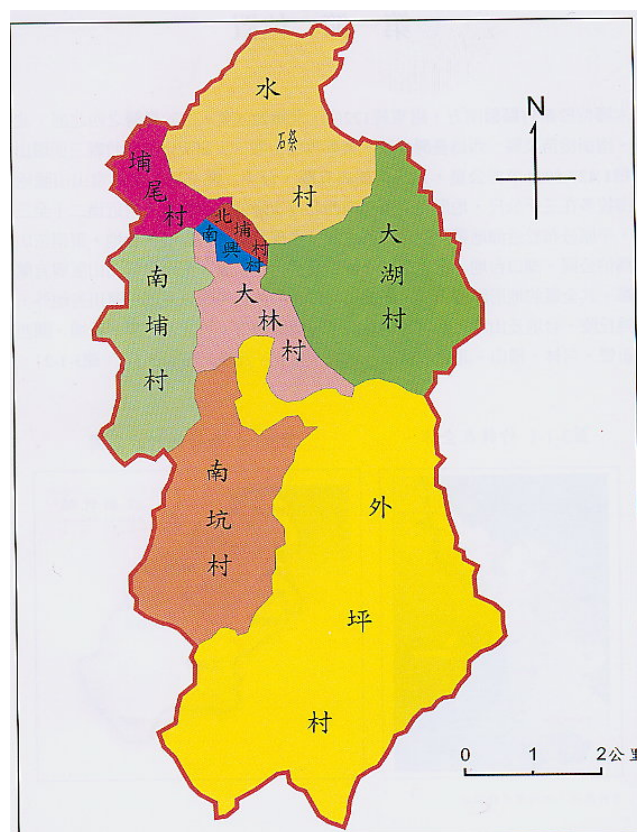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新竹縣北埔鄉公所，《北埔鄉志》(新竹縣北埔鄉：新竹縣北埔鄉公所，2005.11)，頁 119。

北埔鄉四周因有山地及丘陵地形之屏障，全年平均溫度 21.8℃，年雨量約 2000mm 左右，氣候適中。

北埔鄉人口依據戶政事務所在民國 94 年 5 月所做的統計，共 2885 戶 10557 人，居民 98% 以上為粵籍人士。以埔尾村 3345 人最多，南興村 1704 人及北埔村 1563 人次之，五指山區之外坪村 373 人、南坑村 446 人最少。

圖 2-2 北埔鄉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新竹縣北埔鄉公所，《北埔鄉志》，頁 120。

北埔鄉對外聯絡道路以「省道台三線」(中豐路、仁愛路、埔心街)為主，橫貫本鄉東至竹東鎮，西沿峨眉溪至峨眉鄉。該路於民國 82 年(1993 年)由原來之 7.5 公尺拓寬成 20 公尺四線道路，取代原來的南興街、北埔街成為北埔鄉對外最主要的交通路線。

## 第二節 姜秀鑾家族領導之「金廣福」及其墾隘成果

北埔地區的開發與姜秀鑾家族之關係至為密切。姜秀鑾生於乾隆 48 年(1783 年)，是姜家渡台的第四代，他帶領「金廣福」入墾北埔地區前，自道光 8 年(1828 年)8 月已參與頭前溪中游南北兩側——九芎林石壁潭坑洲(今芎林鄉石潭村)及員山南重埔(今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三重里)等地荒埔開墾的事務。<sup>1</sup>期間姜秀

<sup>1</sup> 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臺灣史研究》，2：2(台北市，1995.12)，頁 11-24。

鑾擔任了九芎林庄總理，<sup>2</sup>並因屢次協助官府辦理公差有功，受到官府的信任與重用，成為領導地方團練的「義首」。由此可見姜秀鑾於入墾大隘地區前已是當地漢人武裝移民開墾的前線指揮官與新墾區實際的領導人。

漢人開墾大量自平埔族取得土地後，漢人的足跡逐漸逼近沿山地區(金面山地區，今新竹科學園區及寶山竹東交界處)，漢人與原住民的爭地衝突日益嚴重，清朝政府於是採取「設隘防番」的措施。

建隘開墾是清代在台灣中北部之淡水廳及彰化縣開墾青山、荒埔時所採用的方法。「隘是防番設施的一種，……視隘之建造、維持費用由何人負擔而將隘分為官隘與民隘兩種。」<sup>3</sup>設隘的原意在隔離漢番，然設置隘寮後，借助武力的捍衛該地區的安全獲得保障，於是「隘設墾隨」，墾戶移民接踵而至，設隘寮置隘丁自然成為拓地的先鋒，頗有以防番為名，卻行拓墾之實的現象。然而隘務工作雖責成隘丁首負責，但要在竹塹城東南側近山地區，原住民進出必經之地設隘防番，其防禦之隘線長達十餘公里，實非一般小墾民或小團體所能單獨承擔。於是乎必須在此開墾及設立堅強的隘線之情境下，提供了姜秀鑾在籌組金廣福墾隘之前，一個非常重要之拓墾經驗事業。打從建造隘寮、招募隘丁、籌辦隘糧補給、開鑿陂圳及招募佃民開墾荒埔、建築屋舍與設立庄規等實務性工作，均使得姜秀鑾累積經驗以為後用。至此姜秀鑾已有多年之設隘開墾的實務經驗，且執行成效斐然深獲官府之器重與信任，因此一旦官府有擴大隘線規模、招佃墾耕的計畫時，姜秀鑾自然是官方的不二人選。

至道光 14 年(1834 年)竹塹城及其四周，除東南部山區(今北埔、峨眉、寶山三鄉境域)尚有三十餘社的原住民盤踞其間外，其餘各地均已先後拓墾完成，建立街庄。

此時，竹塹地區的開墾已漸迫近番境，東南一帶五指山區<sup>4</sup>群山起伏、草莽林青，且金山面丘陵地至五指山區有數十公里之縱深，雖官府已於大崎、雙溪沿線設立多處隘寮來防止原住民之進入，但始終無法有效地遏止其出入。因此當道光 14 年(1834 年)又發生原住民「侵擾」竹塹城外巡司埔附近的居民，除戕殺人命外，又擄走佃農的耕牛之事件後。當年冬，淡水同知李嗣鄴乃「諭責粵人姜秀鑾、閩人周邦正倡首邀股，即將金廣福字號充為墾戶，題奏請鑄鐵印，鑾、正二人料理，以示開疆重大之權。」<sup>5</sup>清朝官府乃基於「防番」及「拓墾」的雙重理由，開始展開竹塹城東南廂山地及峨眉溪河谷平原之「防番拓墾」的工作。

<sup>2</sup> 陳盛韶(乾隆末年任北路理番同知)，《問俗錄》(台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頁 167「總理(數庄的管理者)」：「管理一庄的人叫做董事，管理數庄的人叫做總理。他們持有廳、縣的知事直筆的花押以及官府授予的印鑑，可依照鄉紳寫給官府的狀書格式來書寫紅呈。一縣大概有數百個官印，但以總理所持的官印最具威權。當官員到地方視察時，總理可以站在道路的左側迎接，並在公館謁見官員，報告民間疾苦。」

<sup>3</sup>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101-103。

<sup>4</sup>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頁 56：「指峰凌霄：在縣東南五十五里五指山。為《廳志》八景之一」；宋建和譯(島袋完義著)，《(北埔)鄉土誌：北埔公學校，1934》(新竹縣北埔鄉：自印，1996)，頁 7：「昭和二年經台灣日日新報挑選為台灣十二勝之一。」

<sup>5</sup>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台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27。

「金廣福」，道光十五年設於竹塹南興庄地區的閩、粵合股墾號。金是墾戶的吉祥語首；廣是廣東；福是福建。因此金廣福由粵、閩兩大墾首共同領導主持——粵墾首姜秀鑾；閩墾首原為林德修，林逝世後改為周邦正，人稱周百萬。由閩、粵籍墾首分別向竹塹城紳商勸募捐本，同時由淡水廳官府撥款一千元資助開辦，「在塹南橫崗一帶，建隘募丁，就地取糧，以為防番保民久計。……其閩籍所舉之人，責成周邦正保舉，其粵籍所舉之人，責成姜秀鑾保舉，不得涉私。」<sup>6</sup>淡水廳府又將原設於竹塹城東南沿線的鹽水港、南隘、茄苳湖、雙坑、大崎、金山面、圓山仔等隘及石碎崙官隘，也劃歸金廣福經營，官府希望透過金廣福之墾隘，能確實有效地維護竹塹城的居民與郊商之安全。

除了為確保竹塹城居民、郊商及樹杞林等地之墾民安全的政策考量外，本區是天然樟木盛長的地區，其蘊藏的山利(藤、樟腦)也是吸引墾民入墾的重要因素。因此土地的開墾與樟腦熬製的地區往往是一致的，砍伐樟樹可以熬製樟腦，木材本身又可用作戰船材料，砍伐後的土地可整理後成為田園。道光十五年二月姜林(德修)合約中即載明：「仍就一帶山地招佃，開墾田園收取租利，並就本山採取藤、什木、柴炭、棧項稍資補貼。」<sup>7</sup>農地墾田取租、山區腦藤之利雙重誘惑下，自然吸引不少墾民參與開墾或抽藤煎腦。

姜秀鑾審時度勢，謀計開疆拓土，決定採取「橫截」的戰略政策，圖以進駐開墾峨眉溪河谷平原。將原以竹塹城東南廂的金面山麓為警戒線，一舉往東南內地丘陵地山區推移數十里，藉以擴大軍事衝突時緩衝面。因此姜秀鑾審時度勢嚴密策劃，「先由三角城，循著生番曾出草廳城近郊劫掠漢民大批耕牛，帶入番地牛路之牛行蹄跡(俗稱牛路)，以數百人馬一時蜂擁而入至現在之北埔盆地，驅走生番」。<sup>8</sup>以北埔盆地為據點，東北達樹杞林(今竹東)，西南聯三灣，形成沿山(五指山)一帶廣袤的隘線，各隘互相聯繫形成一大防禦線，故稱「大隘」又俗稱為「金廣福大隘」。<sup>9</sup>(「大隘地區」包括今天之新竹縣北埔、峨眉、寶山三鄉。)以此做為「武裝移民的第一步，並建立墾隘總部(即金廣福公館)，設置防禦工事、建置隘寮，做為防禦竹塹地區的前哨站。」<sup>10</sup>而金廣福以開墾淡水廳城東南廂為主，故初期開墾之地，統稱為「南興庄」。此時北埔「除東南靠山外，西南北三面種植刺竹為城，並設四門，以為大隘之總本營，自設隘以來與諸社番戰鬥，大

<sup>6</sup> 新竹文獻委員會，〈道光二十年金廣福墾戶首姜秀鑾、周邦正合約字〉，《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新竹市：新竹文獻會，1954.4.30)，頁4。

<sup>7</sup>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中心，2000)，頁35-36。

<sup>8</sup> 郭芝亭，〈紀金廣福大隘〉，《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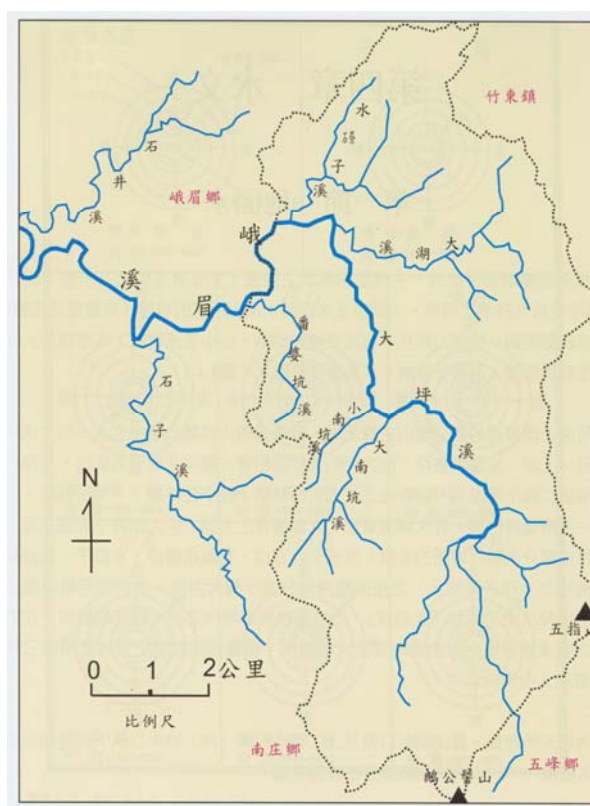
<sup>9</sup>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頁69：「前墾戶金廣福，沿山聯絡隘寮炮櫃三十六座，計共隘丁一百二十一名，每座隘丁多寡不拘。茲將地方十九處列明於下：豐尾隘、六股隘、大坪隘、大河底隘、小南坑隘、大南坑隘、藤坪隘、石梗仔隘、芎蕉窩隘、六寮隘、八寮隘、九寮隘、十寮坑隘、十一寮隘、十二寮隘、十四寮隘、十五寮隘、獅頭山隘、猴仔山隘。……謹按前隘丁、隘勇名目不同，總所以防生番而保民命也。其建置，必選地之險要，起造炮櫃，疎密不等，每炮櫃隘丁、隘勇之數亦不等；但相地方平險如何，防禦必周，庶沿山居民始得安然無患。此前時之隘所以愈進而愈深，而土地日開而日廣也。」

<sup>10</sup> 金廣福文教基金會編著，《北埔光景》，頁14-16。

小共十餘回。」<sup>11</sup>可見以姜秀鑾為首的武裝拓墾之農民，抱著勢必成功的決心進入此丘陵山區，並屢與原住民發生激烈的衝突。而各「村落皆植荊竹，隱然如大環，中則槿籬茆舍，人家畜雞犬為隊，雖風雨不絕聲云。」<sup>12</sup>在嚴密的層層防禦措施下，粵籍墾民進入峨眉溪河谷平原開墾並築起竹塹縣城外圍的一道防禦陣線。

北埔地區主要的河流是峨眉溪(如圖 2-2)，為中港溪之一支流，源自鵝公髻山，集五指山諸水，流經北埔市街崁下南埔，沿南埔村迂迴折而南行，在北埔鄉境內稱之為「北埔溪」(或稱大坪溪)。至峨眉鄉東北端，入峨眉鄉改稱為峨眉溪。峨眉溪平時小而緩，「雖遇巨浪洪波，為害亦少。」<sup>13</sup>

圖 2-3 北埔鄉水系圖



資料來源：新竹縣北埔鄉公所，頁 148。

開墾時深受河流系統等地理因素的影響，先從外圍近城地區開墾，再進入到整個北埔地區。北埔盆地位於峨眉溪上游，以東北側水礮口作為與頭前溪的分水嶺，今省道台三線上有公車站「分水龍站」(海拔 242.4 公尺)可為指標。北埔盆地地勢由東北向西南隨溪流逐漸降低，「此山水之回抱，為地險之特奇；而北埔

<sup>11</sup> 郭芝亭，〈紀金廣福大隘—興墾竹塹東南廂〉，《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頁 2。

<sup>12</sup> 吳子光，〈遊大隘諸山記〉，《臺灣紀事》(台北市：臺銀經研室，1959)，頁 48。

<sup>13</sup>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頁 9。

數十里間，恍然如城郭之鞏固云」<sup>14</sup>，因此姜秀鑾選擇具絕佳防禦條件的戰略位置之北埔作為根據地。先西向沿著峨眉溪往下游的方向，沿河兩側開墾出若干小平原，墾民在中興(今峨眉鄉中盛村)、月眉(今峨眉鄉峨眉村)、石井(今峨眉鄉石井村)、赤柯坪(今峨眉鄉湖光村)、富興(今峨眉鄉富興村)等台地形成集村式的聚落。爾後再逆上游及其支流開墾往外拓展，一直拓墾至峨眉溪的源頭——五指山區為止。

金廣福之墾闢工作，屬於武裝移民，以武力為後盾驅逐「生番」，取得荒埔再交給墾民開墾，平時又須以常設武力來防患「生番」之出擾。因此在拓墾初期，即沿著峨眉溪南側山邊廣設隘寮，駐紮隘丁以為防範及沿溪來回巡邏，以確保開墾山谷間平原的墾民之安全。每座隘寮配置 6~20 名不等的隘丁駐守，<sup>15</sup>基於「防番」的需要及為取得火器上的優勢，隘丁多配有「鳥鎗」，且在山區間的活動相當危險，故隘丁多需具備敏捷體健的條件，因此金廣福之「墾隘部隊」成為一支強大之力量。「各隘均以敲竹筒或木魚之聲能相呼應之遠近為距離互相連繫，成為一線，架設槍櫃，守禦生番之來襲，隨隘線墾地之擴大而定時一齊再推進」。<sup>16</sup>然而姜秀鑾擔任金廣福墾號粵籍墾戶首，實際負責「大隘地區」拓墾的第一線工作。(周邦正住在竹塹城內，負責與官府工務往來與會計事務，並掌管戳記。)為確保新開墾的墾地與居民，能獲得永久安全的保障，姜秀鑾對原住民採取「恩威並施、勸撫並用」的策略，他對所的策略是，「一面以堅強隘陣，逐步擴展其疆域，而一面則復出以和番之手段，確保其疆界。當隘線擴展至適可之處，便與鄰疆番社謀和立石，以資信守，足見其籌慮施策之深遠而周到矣。」<sup>17</sup>姜秀鑾有力的武裝領導以開拓其墾隘事業，正可彌補清朝前期治台以「防止台灣再度成為反清基地」的政策，又避免因駐軍而造成財政上的負擔，造成清朝在台武備上營汛之兵力極為薄弱之軍事戰略上缺點。連橫《台灣通史》即稱姜秀鑾統率隘勇數百，拓墾撫番，權在守備<sup>18</sup>之上。

金廣福拓墾部隊以北埔河階台地為指揮中樞，分兩路前進：一路由西南方進

<sup>14</sup>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頁 9。

<sup>15</sup>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台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23：「金廣福大隘一民隘。距縣城東三十五里，在五指山右角；沿山十餘里設銃櫃以防生番。諸隘無有大於此者，雄踞小銅鑼圈之北。當此隘未設之先，有石碎崙隘，原設隘丁四十名，宜撥給充公租稅以補隘糧之不敷；又有大北埔、中港尖山二隘，亦官奏設，民自給糧；餘如鹽水港、南隘、茄冬湖、小銅鑼圈四處隘丁各二十名，雙坑隘隘丁十四名，大崎、金山面二處隘丁各十八名，圓山仔隘隘丁六名，隘糧由民自給。總計各隘十處，皆移入內山金廣福之大隘，設隘丁一百二十名。隘糧就地支給動用不敷，道光二十六年同知黃開基籌撥充公租穀四百餘石，年給印串百張，命隘長自行催收，以補缺項。」

<sup>16</sup> 新竹文獻委員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頁 2。

<sup>17</sup> 郭芝亭，〈紀金廣福大隘一興墾竹塹東南廂〉，《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頁 2。

<sup>18</sup> 黃本驥，《歷代職官表·卷五》(台北市：洪氏出版社，1976)，頁 288-293：「提督，從一品；總兵，正二品；副將，從二品；參將，正三品；遊擊，從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備，正五品；千總，正六品；把總，正七品」。

入南埔平原(今北埔鄉南埔村，為北埔鄉主要的稻米耕作區)，沿著越過峨眉溪上游之北埔溪谷，往五指山方向拓展；另一路西進埔尾(今北埔鄉埔尾村)，沿峨眉溪順溪而下，於沿溪台地上建立中興庄(今峨眉鄉中盛村)、石井庄(今峨眉鄉石井村)、月眉庄(今峨眉鄉峨眉村)及富興庄(今峨眉鄉富興村)等聚落。南埔緊臨北埔，為一較遼闊之平原，且為北埔向西發展的前哨站，所以墾民入墾南埔時，墾民即鑿山引北埔溪的溪水開闢良田，至今此地居民仍利用這項水利數施灌溉稻田。<sup>19</sup>爾後五十餘年，金廣福在姜家四代的領導經營下，直接或間接在大隘地區開發的水利灌溉系統，有南埔圳等多條陂圳，灌溉面積達數百甲田地以上（見表 2-1）：

表 2-1 大隘地區灌溉表(1835~1894)

今地名	陂圳名	長度	水源	灌田 (甲)	興築時間	開發者	備註
北埔	南埔圳	四里許	於大分林頭引五指山後溪水瀦為陂、鑿山引水	50 餘	道光年間	金廣福	
北埔	北埔嵌下圳(小份林圳)	二里許	於小分林嵌下引五指山後溪水瀦為陂、鑿山引水	20 餘	道光年間	金廣福	
北埔	南埔溪底圳	四里	於大分林尾引五指山後溪水瀦為陂、鑿山引水	20 餘	道光年間	金廣福	
峨眉	中興莊圳	四里	於上游三里北埔嵌下引五指山後溪水西行、鑿山引水	60 餘	道光年間	金廣福	
北埔	南埔陂圳		引北埔溪—大分林—南埔	40 餘	道光 15 年 8 月	姜紹猷 等 16 姓	
北埔	社官爺陂圳(改稱中興圳)		引北埔溪—社官爺崁口—龍鳳髻—中興—獅地	31 餘	道光 16 年 11 月	金廣福	

<sup>19</sup> 金廣福文教基金會編著，《北埔光景》(台北市：允晨文化，1998)，頁 14~48。

峨眉	中興莊圳	五里	於上游二里鳴鳳髻山下引五指山後溪水西行、鑿山引水	60 餘	道光年間		
北埔	北埔崁下圳		引北埔溪－廖分林－北埔－埔尾崁下	19 餘	咸豐年間		
北埔	北埔圳		引水礫溪－麻布樹排－北埔－埔尾	34 餘	咸豐年間		
北埔	大坪圳		引大坪溪－尖隘子－外大坪	?	咸豐年間		
北埔	畚箕窩圳	四里	於上游四里引五指山後溪水、鑿山引水	16 餘	咸豐年間	金聯成	
北埔	南埔圳	三里	於象鼻山引烏蛇山內坑水、鑿山引水	80 餘	咸豐年間	黃流民	
北埔	北埔圳	一里	於鼓山下引南莊溪水	20 餘	光緒年間		

資料來源：

1.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新竹縣采訪冊》（臺北市：台灣銀行，1962），頁 152-153。
2. 新竹文獻委員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頁 15。

負責金廣福防番開墾業務者為閩、粵兩籍的墾戶首，而實際負責防番、開墾者為隘首、墾戶、隘丁及墾民。在防墾系統中以設隘防番取得墾埔地，透過墾戶首將埔地分給墾戶開墾，墾戶首再向墾戶收取隘糧大租，以隘糧大租支應隘防的支出，使金廣福的防墾工作得以順利推展。姜家領導人自姜秀鑾至姜紹基止，擔任金廣福墾戶首，在地方上擁有極大的勢力，成為領導地方公共事務之主要人物。

由周邦正為墾首的閩籍捐股人士，多為竹塹城的郊商舖戶，以從事商業活動為主，在參與金廣福墾隘的過程與動機是被動的，他們所關心的是番害是否得以獲得解決、在竹塹城的商業利潤是否得到保障？加上開墾土地的風險性高，即使能分派土地也是有限，難與他們成千上百石的租權，或與商業利潤所能比擬。加以番害屢屢造成姜秀鑾所率領的隘丁墾勇百餘人的傷亡，亦造成隘糧隘費上的拮据。墾隘過程中，初期嚴重的挫折有

道光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墾民隘丁在麻布樹排被大勞社兇番襲擊，死傷達八

九十名，溪水為之變赤。……道光十七年冬十月復在番婆坑大受襲擊，死四十餘名。……然而大隘應行開支之隘費等，每月共需六千餘元(金廣福開辦時，官府僅撥給官銀壹千元以資運用)，除所有前此資金早已用罄外，由墾成田園所收入之大租、隘丁口糧等，終不敷開銷，故事業陷於重大困難。<sup>20</sup>

因此致使原認股之人紛紛退股，「至同治末期紛紛售賣所分得的土地，投資金廣福的墾權乃逐漸掌握於粵人手中。」<sup>21</sup>爾後粵籍捐戶亦因為不停的疊派加捐，而紛紛轉讓股權給姜家，以致金廣福產業漸歸姜家所有。光緒十二年(1886年)，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實施清賦改革，裁撤「金廣福大隘」等官隘，「過去以『金廣福』為名的契約文書全改成「姜義豐」，也成為姜家私有的族產。」<sup>22</sup>據北埔「古井文史工作室古武男先生」表示：至今北埔多數土地的所有權仍屬於姜家的。

然粵籍捐戶則多為農業拓墾者，來台後就深入頭前溪中上游不斷地尋找耕地，以從事農墾活動為主，所以金廣福之粵籍資金是由在鄉的墾民所集資而成，粵籍墾民對耕地的渴望，加上樟腦之利的誘因，而甘心作為金廣福移民墾隘的先鋒。《樹杞林志》內收錄之〈製樟佬竹枝詞〉：「百樣艱難百樣人，但為製佬最艱辛；只貪裡藪如山大，不怕生番不顧身。」<sup>23</sup>一詞道盡製造樟腦利潤之豐厚，使得粵籍先民冒著生命危險仍奮不顧身地深入山區開墾砍伐。同光年間的臺灣士紳吳子光在《臺灣紀事·紀臺中物產》中對於先民入山砍伐樟樹、熬製樟腦的過程及其對環境的影響，也有深刻的記載：

村人業樟腦者，起山寮，作土竈，偵樟樹堅光微臭者，削令成片，先浸漬一宿，拾置釜中，上覆以粗礮，其下以水火逼之，類人炊黍者，氣騰騰上蒸令透，一晝夜夜取礮出視，四周凝結如霜，是為樟腦。……今錐刀之末，民爭恐後，牛山濯濯，頓改舊觀；然因此故，生番失所憑依。<sup>24</sup>

台灣開港通商後，「茶、糖、樟腦取代原來的米、糖，成了臺灣易取工業產品的主要出口品，是 1860 至 1895 年間臺灣對外貿易之重要憑藉，以『淡水』為主要的輸出港口。從業人口中，除客家、平埔族之外，也吸引了許多無業游民。」<sup>25</sup>先民們在此利之所趨之下，蜂擁進入北台灣近山甚至是深山之樟樹生長地區開發。金廣福墾區樟腦開採熬製的發展情形，見表 2-2：

<sup>20</sup> 郭芝亭，〈紀金廣福大隘一興墾竹塹東南廂〉，《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參號，頁 2-3。

<sup>21</sup>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頁 110。

<sup>22</sup> 莊英章著，〈日治時期鄉紳家族的社會經濟生活〉，《田野與書齋之間》，頁 221。

<sup>23</sup>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頁 122。

<sup>24</sup> 吳子光，〈紀臺中物產〉，《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三種—臺灣紀事》，頁 13-14。

<sup>25</sup>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1997)，頁 3-151。

表 2-2 金廣福墾區樟腦熬製區

時 間	熬 製 地 區	
道光年間	峨眉、新城、北埔諸山已著手採伐，並逐漸深入內層山區	
咸豐年間	北埔	大小份林、大小南坑、陂頭面、九份子、十四份、草寮仔、外大坪、尖隘仔、老四坪、新四坪、石仔林、上下大湖等處
	峨眉	社寮坑、茅坪、十二份、石硬子
同治年間	北埔	藤坪、五份等處。
	峨眉	十寮、十二寮、十四寮、十五寮及轉溝水(即九寮)附近等處。
光緒年間	北埔	進至五指山、大窩浪、尖筆窩等處
	峨眉	進至南庄地界

資料來源：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頁 187。

「由於樟腦製造原料必取之於原住民，而粵籍因近山而居，與原住民已建立良好關係，常可優先取得製腦權，閩人欲求的製腦權，亦多須由粵籍中介，而防衛腦業、茶業的山區隘勇，亦以原已住山區之粵籍較能勝任。」<sup>26</sup>此時客家族群在北埔、峨眉一帶地區向五指山區挺進，因此這地區向以客家族群佔人口之絕大比例。民國 46 年所編纂的新竹縣誌，依據昭和 3 年(1928 年)日治時期辦理的移民後裔之鄉貫別調查數字，亦可明顯看出這種現象。

表 2-3 金廣福各庄居民籍貫別百分比(昭和 3 年，1928)

	移民祖籍別與百分比						粵籍閩籍百分比	
	惠州	嘉應	潮州	汀州	泉州	漳州	粵籍	閩籍
北埔庄	38.6%	33%	28.4%	0	0	0	100%	0
峨眉庄	50.8%	33.9%	12.3%	3%	0	0	97%	3%
寶山庄	88.9%	3%	3	0	5	0	95%	5%

資料來源：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頁 204-205。

又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民國 93 年(2004 年)9 月所公布的最新資料，「北埔鄉，總人口 10527 人，客家籍 9819 人，比例 93.3%」。<sup>27</sup>由此可明確的看出，自姜秀鑾領導粵籍隘丁開墾「金廣福大隘地區」以來，客家人一直是此地的主要

<sup>26</sup>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頁 178。

<sup>27</sup>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人口分布圖》(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 年 9 月。

人口結構。

姜秀鑾為首的武裝移民團體，沿著峨眉溪谷(即今日的台三號線公路)往西拓墾，先後在南埔、中興、月眉及富興(今峨眉鄉富興村)等地建立防禦性的小集村，成金廣福再往獅頭山區、三灣地區拓墾的中繼站。這一東西向橫切面建立起的防禦線，「金廣福奉諭設隘堵禦凶番，自樹杞林起、至中港三灣，連絡七十餘里。」<sup>28</sup>使得峨眉溪谷北側，今寶山鄉全境內得以獲得安全上的絕對保障，同樣地也確保竹塹城不再受到原住民的侵擾，建立了至少寬約十餘公里的防衛縱深，這對於竹塹城內之郊商無疑是一大鼓舞。姜秀鑾領導的客家移民自從進墾大隘地區以來，「與賽夏族有過大小戰役十餘戰，隘丁墾民傷亡數以百計。」<sup>29</sup>北埔地區著名日治時期作家龍瑛宗在其作品〈夜流〉中寫道：

杜南遠【即是作家本人之化身】的曾祖父的窩棚，就靠在城外附近。有一天，曾祖父因有事赴他鄉，事畢回來時，三個外甥竟變成沒有腦袋的屍首躺在地上。三個外甥都很年輕，一定遭到泰耶爾族的出草了。撫著無頭屍首，並馳思大陸的故里，曾祖父的心情全碎了。把三具屍首倉促地與淚埋在一個洞穴裏，連墓標沒有了。……(杜南遠的祖父未歸)，家人覺得詫異，到茶園去尋覓，終於發見沒有首級的屍首伏在茶樹梗的沙地上，那一定是泰耶爾族的出草所幹的，行年三十四歲。<sup>30</sup>

由此可知，當年的隘勇多由具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共同防衛，一旦出事可能眾多兄弟或父子同時罹難，其危險性及生命的無常，可見一般。

道光 29 年(1849 年)，隘丁及眾庄墾民重創原住民後，從此原住民未再有大規模的「出擾」行動，竹塹城東南一帶終告安定，北埔、月眉兩庄田園開墾已達千餘甲，人口也有千餘戶，市街已然成型，北埔是一座有城門與刺竹圍繞的防衛性的武裝墾隘的聚落，墾隘部隊並向中港溪下游的富興與五指山區挺進，亦在日後漸次墾闢成田園。

道光 22 年(1842 年)中英鴉片戰爭時，淡水同知曹謹「諭飭團練壯勇隨往剿捕夷船，姜秀鑾(時年六十)遵諭團練壯勇一百五十名，親自帶赴雞籠口，極力隨同擊沉夷船，並拏獲逆夷多口。」<sup>31</sup>經淡防廳同知曹謹詳奉兵道姚瑩及臺灣府熊一本，賞給軍功五品職銜(相當於「守備」之職)，姜秀鑾之子姜殿邦因而獲賞軍功六品銜，因而更鞏固姜秀鑾及其姜家在金廣福大隘的權威與領導地位。(道光

<sup>28</sup> 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265。

<sup>29</sup>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頁 96。

<sup>30</sup> 新竹縣北埔鄉公所，《北埔鄉志》(新竹縣北埔鄉：新竹縣北埔鄉公所，2005.11)，頁 1001-1002：「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其筆名，若用日語讀，兩者完全相同。生於 1911 年，歿於 1999 年。1937 年以創作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參與日本改造雜誌徵文榮獲佳作推薦獎而嶄露於當代文學，1940 年擔任『台灣文藝編輯委員。』1949 年入台庫任職至 1976 年退休，退休後重新執筆，以中文寫作《杜甫在長安》、《勁風與野草》，再度獲得肯定。」龍瑛宗，《杜甫在長安》(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1987)，頁(八)自序：「作品的主角，屢次在作品裡登場，名字叫杜南遠，而他就是我。」

龍瑛宗，〈夜流〉，《杜甫在長安》，頁 20-22。

<sup>31</sup> 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頁 26。

朝的武科功名者跟前朝有一個不同，就是實際參與拓墾事業的人變多。這在淡水廳尤為普遍，最著名的是金廣福大隘的姜氏家族。例如：姜殿邦、姜殿斌皆為武生出身。) <sup>32</sup>

姜秀鑾卒於道光 26 年(1846 年)，享壽六十四，諡正睦義創。金廣福墾首由其長子姜殿邦繼承，姜殿邦繼承父業後，並設置祭祖產業之血食嘗，稱為「姜義豐嘗」<sup>33</sup>。雖然此時尚未將九芎林舊居之族人全部遷居北埔，然姜家之宗族組織已開始在新墾地形成。又設立學田獎勵子弟求取功名，以維護及鞏固其社會地位，此時姜家在「大隘地區」的社會地位，已由墾首上升為縉紳之家。由於姜殿邦與官方的關係良好，他於咸豐五年接替鹹菜甕(關西)衛榮宗的墾務，姜家墾隘事業已超越金廣福大隘以外的範圍。

金廣福大隘經第一代墾首姜秀鑾的領導經營下，由「表 2-4：金廣福給出埔地表」可以得知，至道光 28 年(1848 年)，金廣福已完成峨眉溪河谷及其以北的開發(含今日北埔、峨眉、寶山三鄉，除五指山區外)，確實有效地達成建立竹塹城東南廂安全警戒線的目標。(相關位置見圖 2-2)

---

<sup>32</sup>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武科與軍功〉，《臺灣文獻》，56：2(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6)，頁 214。

<sup>33</sup> 莊英章著，〈移墾社會的宗族發展與特色〉，《田野與書齋之間》，頁 30：「臺灣的漢人社會與中國本土類似，宗族的建立大多也是以族產或宗祠為基礎。這類族產，閩籍臺民稱之為『祭祀公會』，客籍則稱之為『蒸嘗』。」又井田巖著，陳金田譯，《台灣風俗誌》，(台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223：「所謂祭祀公會，就是當台灣人分財產時，先抽出財產的一部分，作為祭祀祖先的費用，因而就被稱為『祭祀公會』。這種財產有時數量很龐大，可以建立壯觀的家廟。而『業』就是指山林、田地、房屋等不動產，『公』就是指全族所公有的意思。」

表 2-4 金廣福給出埔地表(道光 15~28 年，1835~1848)

鄉鎮市	給出埔地舊墾地名	今地名
北埔	南埔上下崁、北埔頭、中心崙埔、觀音蓮座、南埔公館前、小南埔褲腳埔、二重坑、三重坑、斗換坪龍崗下、北埔下崁梘尾	南埔村、北埔村、埔尾村
峨眉	龜窟、月眉彎、赤柯坪庄、蛇仔形坪潭面、坪潭、中興庄、十九隘、葫蘆肚、二十隘、九芎坪、轉溝水、坪潭面、畚箕湖、中興坑、富興庄、石井、大沙溪、獅頭坪、平潭溪、十二寮坑、月眉庄、舊十五寮、水流東、	中盛村、峨眉村、富興村(67 年以前分爲富興村、水流村)、石井村
寶山	堅林內、雙溪、北坑庄、木柵大直坑、大崎、金山面酒仙崙下、大崁內月眉山前、新城仔、猴廚銃櫃腳、吳寶崙坑、寶斗仁、新興庄、崩崗棟(凸)、竹頭角坑、沙湖壠、尖山、寶山月眉、藤寮溪、大壠頭、大沙坑、二湖坑、大沙溪、暗坑仔、油車窩、西坑庄、小沙溪、三叉嶼。	深井村、雙溪村、山湖村(67 年以前分爲仙鎮村、山湖村)、寶斗村、大崎村、寶山村、新坑、沙湖壠、尖山、寶山村、新坑、三峰村、油田村(67 年以前分爲油田村、五化村)
竹東	柯仔壠、小茅埔坑西崁面、管甫坑、沙湖壠、	柯湖里、五豐里
新竹	鹿仔坑、金山面、	金山里

資料來源：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頁 176-185。

姜秀鑾對金廣福大隘地區之開發的貢獻，可以同治 6 年(1867 年)杜逢時爲的他畫像寫下的像贊做爲代表：

古來披荊斬棘，開草昧之乾坤；度地居民，易洪荒而井里；操其權者，苟非雄才大略，必有隕越之虞。公以草野耕夫，受知當道，輒慨然而肩其任，卒之險阻備嘗，番黎震疊。磺溪有幅員之廣，草野無蹂躪之擾。此節沐遺勛，已令人穆然而思；而莊嚴遺像，尤令人肅然而敬之。<sup>34</sup>

咸豐、同治年間，原住民逐漸被武裝墾民驅往內山(見表 2-5)，移民的威脅大爲降低，墾民不必再如初期開墾時必須聚眾而居以求自保，同治九年金廣福墾

<sup>34</sup> 莊英章著，〈晚清北臺灣的拓墾型態：以新竹北埔金廣福大隘爲例〉，《田野與書齋之間》，頁 195-196。

線已往東內移至五指山山區，並沿線配置隘丁一百二十人。咸豐四年，金廣福第二任墾首姜殿邦將九芎林舊居的族人全部遷居北埔，象徵著金廣福的武裝開墾已完全掌控了峨眉溪河谷平原及東側的丘陵高地。此時在狹窄的峨眉溪谷山林埔地之中，已少有的大片耕地可供墾種，新移入的眾多農戶勢必分散，來尋覓開墾可耕之地。當墾民陸續將婦孺族人由外地他庄遷入本區定居時，在原有的防禦性集村聚落(如北埔、中興、月眉、赤柯坪、富興等地)的外圍，原有眾多的隘寮、腦寮與附近零星的平地，遂成為這些後來者漢人移往的地方。於是，一戶戶的農家就在山林之間奠定基業，世代耕墾，形成散村聚落，至清領時代末期，北埔地區的散村聚落已甚普遍。<sup>35</sup>在沿著山麓的地帶建家造宅，而將較平緩易耕且利於灌溉的河階台地或山窪谷地做為農田，大抵採取以「背山面田」的方式為立宅之原則。因此，北埔郊野的散村聚落，常可見到農宅崁下的山窪谷地被墾成梯田的景觀。

表 2-5 金廣福給出埔地表(道光二十九年~光緒十二年，1849~1886)

鄉鎮市	給出埔地舊墾地名	今地名
北埔	北埔南門外唇小湖底、洗衫坑、北埔新橋、北埔河底坡頭面、大份林、番婆坑、北埔角、南埔尾、大南坑、南坑尾、紙寮窩、大河底、向西排、車寮庄、新四寮庄、大河排、大坪、南埔由營頭凸、卅二份河底、栢色坪、長坪崁下、九芎坪、草寮窩、麻竹窩、扇仔排、六股坪、十四份、上大湖、下大湖、大湖	北埔村、埔尾村、南埔村、大林村、大湖村、南坑村、大坪村、外坪村(67年以前分為外坪村、內坪村)
峨眉	十四寮坑、富興庄、社寮坑、茅坪、陰影窩、藤坪、老六寮坪、八寮、芎蕉窩、新藤坪、六寮、石硬子、赤柯坪、月眉、獅頭山、猴仔山	石井村、富興村、峨眉村、中盛村、湖光村(67年以前分為赤柯村、復興村)、七星村(67年以前分為石子村、藤坪村)
竹東	小沙坑、小月眉	五豐里

資料來源：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頁 176-185。

<sup>35</sup> 金廣福文教基金會編著，《北埔光景》，頁 16-48。



從以下「樹杞林志」所記載的北埔各街莊人口情形(見表 2-6)，所呈現出來的散村形式及總人口數，可知至日治初期明治 31 年(1898 年)北埔地區是個以北埔商業集村的市鎮與郊區散村的農業住宅所形成的客家聚落。

表 2-6 北埔地區各街莊人口統計表(明治 31 年，1898)

北埔街	1315	埔心莊	341	埔尾莊	340	上面盆寮莊	217
下面盆寮莊	267	麻樹排莊	189	四份坪莊	79	尾隘仔莊	110
上大湖莊	104	三十二份莊	59	下大湖莊	248	石仔林莊	274
福興莊	230	老四寮莊	152	新四寮莊	163	二寮莊	71
小份林莊	117	頭寮窩	147	南埔莊	532	番婆坑莊	192
中興莊	590	四份仔莊	160	大份林莊	235	九份仔莊	167
小南坑莊	135	石梗仔莊	180	十四份莊	89	大河底莊	229
寮坪莊	137	紙寮窩莊	52	五份八莊	59	大南坑莊	264

資料來源：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頁 45-47。

資料說明：明治 31 年，北埔街，管轄一街、31 莊；戶數 1468，共 7158 人。

這種北埔集村與郊區散村聚落的關係，可謂唇齒相依至為密切。光緒年間，北埔街聚落的產業形態逐漸由農趨商，從竹塹等地輸入的日用品已有較廣大的散村農戶消費，而運銷至外地的農產品，也多依賴郊區散村聚落的提供。姜榮華早已於同治七年設立店號「姜華舍」，辦理米、糖、樟腦等貨物，聯合竹塹郊商僱傭金長發船載往大陸銷售。<sup>36</sup>在北埔慈天宮前廣場(廟埕)，有固定的市集產生。當時在「竹塹堡市」有米市四處，分別在縣城內北鼓樓外、九芎林街、樹杞林街與北埔街。「皆城廂礮戶及各材莊農人用竹籃挑運到此，排設街中為市。每日辰時畢集，日晚則散。」有柴市五處，分別在縣署口、縣城門外外天后宮口、九芎林街、樹杞林街與北埔街等，其中「北埔街每日辰、巳二時為市。」有炭市六處，分別在縣署口、縣城西門內內天后宮口、縣城門外外天后宮口、九芎林街、樹杞林街與北埔街等，「北埔街每日辰、巳二時為市。」<sup>37</sup>清末時期，每日辰時(七時)起，北埔慈天宮前廟埕，想必聚集著交易與購買米、柴、炭等日常民生必需品的人潮。此時「廟前廣場是北埔和鄰近聚落的商業集散中心，也是與五指山區原住民交易買賣的轉運市場，街肆活動亦由此往西延伸至城門」。<sup>38</sup>龍瑛宗在其作品〈夜流〉中寫道原住民到村子裡交易的情形：「偶爾在村子裡還得看見泰耶爾族；面孔有刺青、腰部吊了黑兜襠布，赤銅色的身軀有濃厚的體臭，腰部又掛著番刀。」

<sup>36</sup>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商人團體〉，《臺灣史研究》，5：1(台北，1999.11)，頁 71-72。

<sup>37</sup>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頁 101-102。

<sup>38</sup> 康銘錫，《台灣廟宇圖鑑》(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4)，頁 127。

<sup>39</sup>又在〈黃家〉敘述著：

有時，從山裡來了高砂族，一隻杯子湊上兩張嘴巴，咕嘟咕嘟地邊喝酒邊購物。多半是魚乾、鹽巴、砂糖、火柴，還有就是強烈的原色棉布之類。……散發著山裏人特有的刺鼻的體臭，擺著有刺青的，像紅色橡膠的襤襤褸褸的面孔，用他們的山裏的話聊個沒有。然後，叮叮響著腰邊的山刀，踉蹌著步子，吼著山裏的歌回山裏去。<sup>40</sup>

由此可知在清末的時候北埔聚落已是整個北埔地區交通往來的樞紐，更是當地農墾社會與市集商業交易的重心，換言之，「北埔聚落的影響力，就如同慈天宮廣場在北埔聚落內具有核心地位一般。而其深厚的依存關係，更使外圍散村聚落必須以北埔為中心，藉此聯結成緊密的農墾社會圈。」<sup>41</sup>當時熙來攘往的市容景況，就是以慈天宮為聚落中樞位置及其中軸線所構成的街市，熱鬧地進行著。

姜家所領導的「金廣福」也擔負起社會救助的社會福利工作，如道光 18 年(1838 年)姜秀鑾捐洋銀一百圓，協助於大甲溪、房裡溪、中港溪、鹽水溪等處或設義渡，或搭架木橋。同治 6 年(1867 年)，姜榮華接受同知嚴金清諭派籌設「南興內外莊義倉」，遞年糶舊換新，以備青黃不接。(據光緒 16 年 3 月鈔案及各戶稟覆案據登載，北埔姜紹祖在本地分儲穀糧一百零九石。)光緒 10 年(1884 年)，墾戶姜紹基在縣東南三十二里處，設置同廣六百餘丈的「北埔義塚」。光緒 18 年(1892 年)，姜紹基妻曾氏，在縣東南三十里北埔尾社關口，為北埔適中興莊之所。建立長八丈，寬四尺的「社關口橋」。<sup>42</sup>

姜榮華及金廣福在北埔二寮口坪、月眉街頭設置「義塚」，即分別為二寮口坪塚、月眉塚，「任人埋葬，不收地價，勒石定界，以垂永遠；並嚴禁牛羊踐踏之害，誠義舉也。」<sup>43</sup>另又在北埔街尾荒野地，建「開基義友塚」(今稱邦正園)以收容墾隘過程中屢戰原住民而陣歿的英勇戰士之枯骨。然「年久祭祀不益或有中絕，於是同治元年秋，又有邱金華倡議始行定期祭祀，後又慨捐五拾圓，籌辦『義興嘗』之會。之後，每年風雨無阻於春分日舉行盛大祭典」。<sup>44</sup>開基義友塚，碑面兩旁對聯：「義並山河憑勇智，友存誼道奠封疆，光緒四年仲冬吉旦重修，總理金廣福 義興嘗」。左側另有石碑，其文曰：

嘗思捐軀報效者，崇俎豆以享之，施貲助嘗者，泐金石以誌之。茲有鎮邑。邱軍諱金華，捐施佛銀伍拾員，樂助義興嘗祀典。爰是每歲春分應祀之日，酬賜胙肉伍斛，以表伏羲高風，迨其百年歸葬之後，每歲春分應祀之日，值年爐主首事，籌應備牲醴財帛儀物，同抵邱君之墓而祀焉。始終如一，風雨無改，謹泐銘碑，永垂不朽。

<sup>39</sup> 龍瑛宗，〈夜流〉，《杜甫在長安》，頁 30。

<sup>40</sup> 龍瑛宗，〈黃家〉，《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台北市：遠景出版事業，1979)，頁 68。

<sup>41</sup> 金廣福文教基金會編著，《北埔光景》，頁 50。

<sup>42</sup>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頁 66-133 及頁 197。

<sup>43</sup>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頁 31。

<sup>44</sup> 宋建和譯(島袋完義著)，《(北埔)鄉土誌：北埔公學校，1934》，頁 7。

昭和 8 年(1933 年)4 月舉辦大隘南興庄開闢百年祭典時，為紀念墾首周邦正而命名為「邦正園」。

姜家領導人自姜秀鑾至姜紹基止(見表 2-7)，向來為金廣福墾隘的實質、在地的領導人物。由於姜家帶領的一支擁有強大武力且實戰經驗豐富的隘丁部隊，因此在金廣福成立的五十餘年中(道光 15 年【1835 年】~光緒 12 年【1886 年】)，姜家人率領隘丁，多次奉官府指示以支援公務或對外戰爭之用，藉以建立姜家在官方之地位，並因此獲得軍功或獲頒殊榮，因與官府之良好關係，更強化姜家在地方事務上之影響力及決定權。如前述道光 22 年(1842 年)鴉片戰爭戰爭期間，姜秀鑾帶領隘勇至雞籠支援官兵作戰，又於咸豐十年淡水同知寧長諭飭姜殿邦「立即挑選精壯隘丁三十名，攜帶鳥鎗，由該職業管帶，限二十一日齊赴竹塹署，以憑隨帶調遣」。隨同淡水同知寧長前往竹南貓裡街銅鑼灣一帶公幹。同治 11 年(1872 年)淡水同知向壽賞給「奉公勤奮」匾額，並賜姜殿欽五品候補都閩府，賞戴藍翎。同治元年(1862 年)三月發生彰化戴潮春事件，姜殿邦率領墾勇參與客家庄組成的義軍。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時，法軍侵擾北台灣的雞籠、淡水，姜紹基奉台北知府陳星聚諭令率領壯勇赴援，逐退法軍，旋奉命移守台北府城。新竹縣知縣徐錫祉於光緒 10 年(1884 年)九月賞給「義聯粉社」匾額。<sup>46</sup>其武力上的展現不僅為官府所重用，對地方事務上更發揮了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及一定程度的決定性，如「光緒 12 年(1886 年)北埔地方人士推舉何廷輝為北埔等庄總理時，後經姜紹基等查明稟文到縣後，知縣方祖蔭才批准並發給總理戳章。足見姜家以金廣福墾戶首之地位，在墾區內具相當的權力。」(『原大隘北埔等庄，地方遼闊，公事煩劇，向來各莊大小公務，原由墾首金廣福兼理……』)<sup>47</sup>姜家一直掌握金廣福的領導權，加上邊墾區的墾首之自主性較強，金廣福儼然具有地方政府之功能。這種自主性強烈之墾隘組織形式，亦反映在民間信仰上。這點可從北埔、月眉、富興等研溪重要的集村所在地之村廟—慈天宮、丹桂宮、隆盛宮均供奉著「新竹都城隍爺之神位」看得出來——類似縣丞級以上的行政組織輔佐地方官，負責轄區內陰陽兩界的司法和警察等相關事務。

<sup>45</sup> 宋建和譯(島袋完義著)，《(北埔)鄉土誌：北埔公學校，1934》，頁 7。

<sup>46</sup> 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頁 26~28。

<sup>47</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台北市：臺灣銀行，1971)，頁 569~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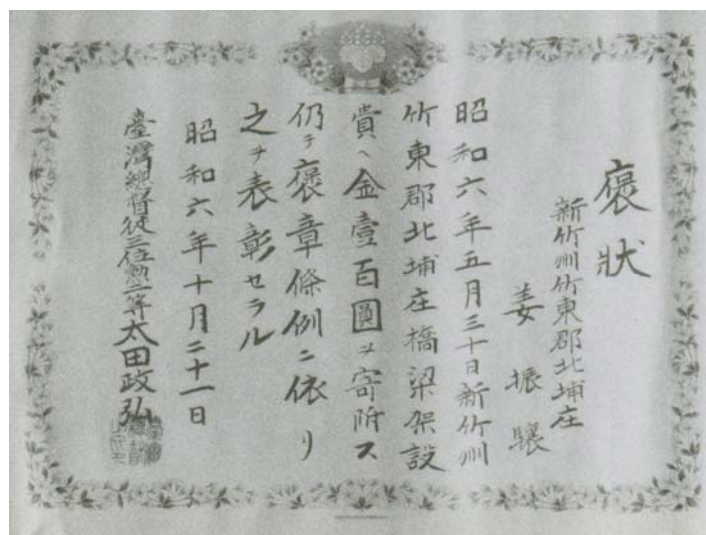
表 2-7 金廣福歷任粵籍墾戶首任期表

姓名	始(繼)任時間	卸任時間	任期	備註
姜秀鑾	道光 15 年(1835)	道光 26 年 2 月(1846)	11	第一代
姜殿邦	道光 27 年 2 月(1847)	同治 9 年 11 月(1868)	23	第二代
姜榮華	同治 9 年 11 月(1868)	光緒 3 年 12 月(1877)	8	第三代
姜紹基	光緒 3 年 12 月(1877)	光緒 12 年(1886)	10	第四代

資料來源：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頁 152。

日治時代，姜家對於參與地方事務的熱情，未曾稍減。如「日本赤十字社，明治 35 年(1902 年) 十月，姜義豐捐七百六十六圓賑濟旱害罹災者，應予嘉許，特頒銀杯一只為賞。明治 36 年(1903 年)一月，姜振乾捐八百七十六圓充作北埔公學校建築經費，應予嘉許，特頒銀杯一只為賞。」<sup>48</sup>昭和 6 年(1931 年年)北埔架設橋樑，姜振驤捐銀一百圓。昭和 10 年(1935 年)大地震發生後，姜家投入物力協助復員。上述義行，獲得台灣總督府頒發的「褒狀」(如圖 2-3)與日本赤十字社的「感謝狀」，以資褒揚與感謝。(如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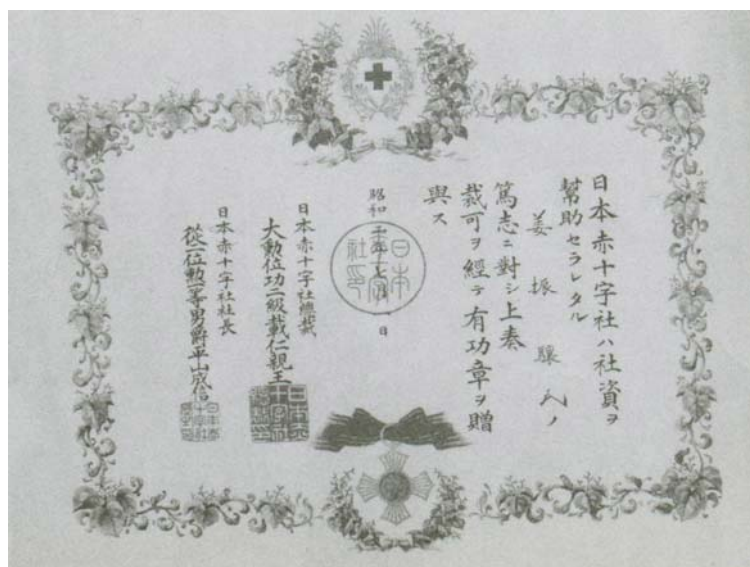
圖 2-4 昭和 6 年「日本赤十字社」感謝狀



資料來源：邱萬興編著，《北埔百年影像史》(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2004)，頁 18。

<sup>48</sup> 宋建和譯(島袋完義著)，《(北埔)鄉土誌》，頁 159。

圖 2-5 昭和 10 年「褒狀」



資料來源：邱萬興編著，《北埔百年影像史》，頁 18。

至今姜家所主持的「姜義豐」與慈天宮仍時常運用經費，從事著社會公益及救助等社會福利工作，「鄉有清寒子弟，設有獎學金之補助俾便深造，遇有貧苦疾病無依者，亦有救濟，富有慈善性質之意。」<sup>49</sup>民國 95 年(2006 年) 獎學金活動，慈天宮管理委員會定於民國 95 年 3 月 2 日(農曆二月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時舉行，廟方歡迎闔家老幼蒞臨參拜並提供客家餐點。根據「慈天宮公告」得知，本獎學金為獎助的對象是大隘地區(北埔、峨眉、寶山【限寶山、油田、三峰、四湖等四村】三鄉)眾信士之子女，獎項分為「大專優良學生獎學金」及「清寒獎學金」兩類。

慈天宮又於民國 66 年(1977 年)出資協助北埔鄉公所印製完成「新竹縣北埔鄉誌」及於民國 84 年(1995 年)以慈天宮管理委員會的名義贈送北埔鄉消防局救護車，北埔鄉公所感念其義行特別頒贈「造福地方」匾額，此匾額於整修前原掛於右廊虎邊的位置，民國 94 年(2005 年)重新整修後，現已收存於倉庫中。

綜合上述所言，姜家自從姜秀鑾領導「金廣福」隘丁墾民，開發大隘地區以來，一直是本地區最重要的領導人。姜家並透過慈天宮的各項宗教與社會福利活動來團結大隘地區之信眾，使得「慈天宮」至今仍是北埔地區居民之信仰中心，也持續擔負著安定人心與進行社福救助等重要的工作。

<sup>49</sup> 新竹縣北埔鄉公所，《新竹縣北埔鄉誌》(新竹縣：北埔鄉公所，1977)，頁 20。